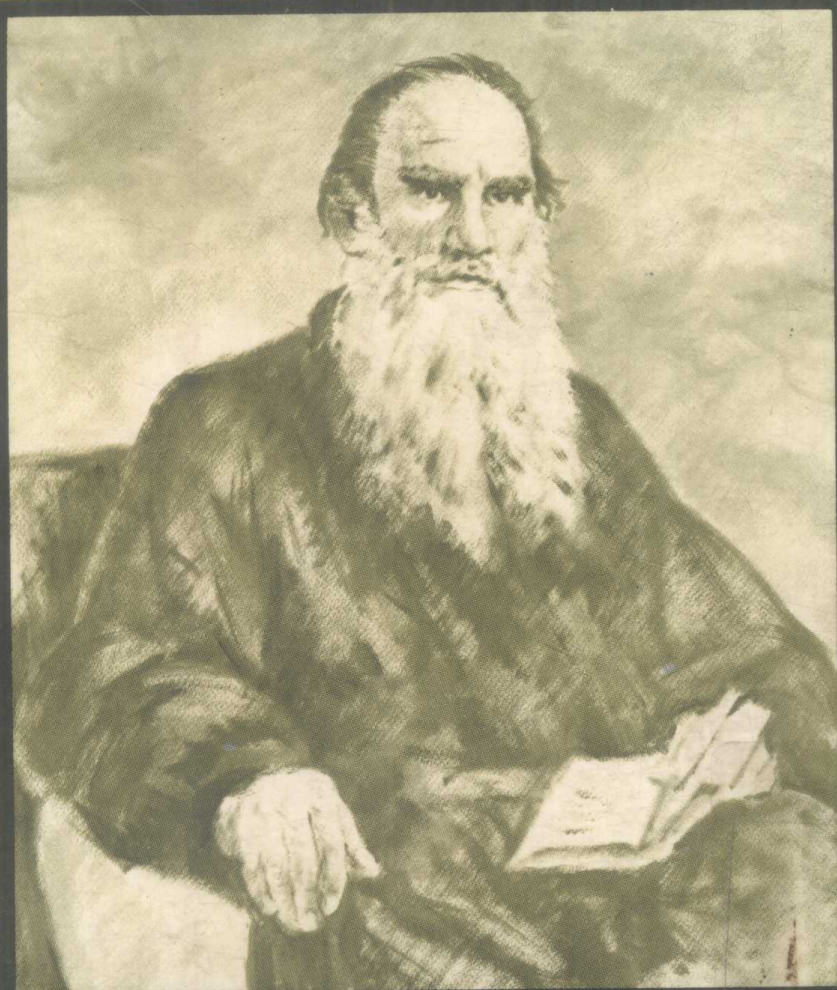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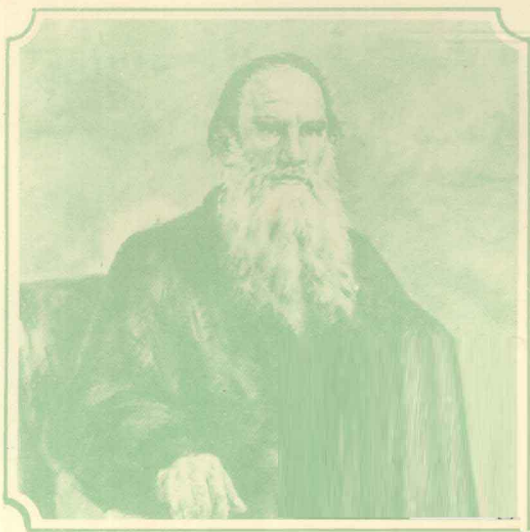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學全集 2

復活

托爾斯泰 著





托爾斯泰著

復活

——遠景精選版——

NO. 6-R2

S 25-

復 活

世界文學全集 R②

著 者	托 爾 斯 泰
編 選 者	遠 景 編 輯 部
發 行 人	沈 登 恩
出 版 者	遠 景 出 版 事 業 公 司
	台 北 郵 局 36 — 575 號 信 箱
	郵 撥：1 0 2 2 2 1
發 行 所	遠 景 出 版 事 業 公 司
	台 北 市 光 復 南 路 260 巷 51-2 號
	電 話：7 1 1 — 7 8 7 1
門 市 部	台 北 市 新 生 南 路 三 段 92 號
	電 話：3 9 4 — 1 9 6 0
印 刷 所	優 文 印 刷 廠
	台 北 市 興 寧 街 24 — 9 號
定 價	新 台 幣 150 元 港 幣 25 元
初 版	中 華 民 國 67 年 3 月
再 版	中 華 民 國 70 年 3 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

有 版 權 • 翻 印 必 究

「世界文學全集」出版緣起

• 遠景 •

一開始，文學便以大江注海之勢，流入了生民的命脈裡。一篇作品一個里程，一部書一個高峯，知識的原野在那裏拓展成豐碩的文明。

改革、革命、烽火戰亂，人類在其意志的伸張與扭曲中，建立了文明——而真正使文明茁壯的，却是和平的土壤。

因此，就如同和平是一樁心願一樣，我們選編「世界文學全集」也是這樣的一樁心願。

古人說：「溫故知新」，這樁心願使得我們在讀完「青楓蒲上不勝愁」以及在斤斤計較了知識人的種種偏執之後，懂得如何去回頭，去環顧四周，更而着手去整理這套「世界文學全集」。選編這套書的過程，如見百花爭妍——我們時而勉為其難、時而深感情不可却，而大部份時候，我們的態度是義不容辭的。

它使我們學那星子般的，用力、閃爍、發亮。它更使我們似花朵一樣，盡心、開放、吐芬芳。

願「世界文學全集」這一個回顧的工作，能有拋磚引玉的作用，帶來更為遼闊的遠景。

——一九七八年三月十日

第一部

「馬太福音」第十八章。（二十一）那時彼得進前來，對耶穌說：主阿，我弟兄得罪我，我當饒恕他幾次呢？到七次可以麼？（二十二）耶穌說：我對你說，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個七次。

「馬太福音」第七章。（三）為什麼看見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樑木呢？

「約翰福音」第八章。（七）……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他。

「路加福音」第六章。（四十）學生不能高過先生；凡學成了的不過和先生一樣。

• 活 復 •

聚集在一小塊地方的幾十萬人，雖然努力去損害他們所居住的土地，雖然用石頭去蓋壓土地，使土地上不生長任何東西，雖然清除一切發芽的草，雖然用煤和石油的烟去污染空氣，雖然斬伐橋木，趕掉一切的禽獸，——在城市裏春天依舊是春天。陽光是溫暖的，草恢復了生氣，在一切未被鏟除的地方——不但是在樹蔭大道的草地上，而且還在石板的縫裏——生長、發綠、樺樹、白楊、櫻樹長出了膠質性的香馥的葉子，菩提樹凸起了綻裂的蓓蕾；烏鴉、麻雀、和鴿子，已經春意地快樂地在準備窩巢，蒼蠅在太陽晒暖了的牆邊嗡嗡地飛。植物、鳥雀、昆蟲、和小孩，都是快樂的。但是人——年紀大的、成年的人——沒有停止欺騙、苦惱他們自己，並且在互相欺騙，互相苦惱，人們認為神聖重要的不是春天的早晨，不是上帝世界的美——這美是為了一切生

物的幸福而有的，使人傾向和平、調諧與愛的；他們認為神聖重要的乃是他們爲了互相奴役而自己想出來的東西。

例如，在省監獄辦公室裏，認為神聖重要的不是：春天的優美與歡樂是給予一切生物與人的；而認為神聖重要的乃是：在頭一天接到了一個編號的蓋印的有題表的文書，要在四月二十八日這天上午九時提審三個囚禁在監獄裏的未決犯——二女一男。有一個女的，是最重要的罪犯，要單獨提審。於是，根據這道命令，在四月二十八日上午八時，典獄長走進了女牢的黑暗發臭的走廊。在他後邊，一個面容憔悴，白髮鬚曲，穿一件袖子鑲扁絲的上衣、用藍邊的帶子繫腰的女人走過了走廊。她是女典獄。

「你找馬斯洛發嗎？」她問，同值班的典獄走到對着走廊的一道門前。

典獄弄響着鐵鎖，打開了鎖簧，推開獄室的門，從室內發出了比在走廊上更臭的氣味，他喊叫：

「馬斯洛發，上法庭！」

便又關了門，等候着。

甚至在監獄的院子裏也有被風吹進城的，郊野裏新鮮爽快的空氣。但在走廊上却是令人難受的帶傷寒菌的空氣，滲含着溺糞、烟脂、腐物的氣味，這使得每個新來的人立刻感覺到消沉和憂鬱。從院子裏來的女典獄，雖然聞慣了惡臭的空氣，也覺得如此。她進了走廊，便馬上覺得疲倦，想要睡覺了。

獄室裏面發出了騷動聲：婦女的聲音和赤腳走動聲。

「趕快，啊，快點呀，馬斯洛發，我說的！」典獄長對着獄室的門大聲說。

兩分鐘後，一個低矮的，胸部豐滿的、年輕的女人，在白衣白裙之上罩了一件灰大衣，用輕快的步子從門內走出，迅速地轉過身站在典獄的旁邊。她腳上穿了麻布襪子，襪子外邊是囚鞋，頭上繫了白巾，在頭巾下邊，顯然是有意的，彈出黑髮的鬆環。這女人滿臉是久被監禁的人的臉上的那種特有的蒼白，白得令人想起地室中甘薯的芽。小而寬的手，和大衣寬領上所露出的白而胖的頸子也是這樣的顏色。在這個臉上，尤其是在面部的慘白中，是一雙動人的、很黑的、發光的、有點兒腫但很生動的眼睛，有一隻是微微斜視的。她站得很直，挺起着豐滿的胸膛。踏進走廊時，她微微仰着頭，對直地望着典獄的眼，她停着，準備執行要她去做的一切。典獄正要鎖門的時候，一個光頭白髮老婦人的蒼白、嚴厲、打皺的臉從裏面伸出來。老婦人開始向馬斯洛發說了些什麼。但典獄推門撞老婦人的頭，頭不見了。從獄室裏發出婦女的笑聲，馬斯洛發也微笑了一下，轉身對着門上挖成的小窗子。老婦人在門裏邊面貼窗口，用沙啞的聲音說：

「頂要緊的——不要說多餘的話，不改口，就够了。」

「不管是怎麼一個辦法，不會再壞的了，」馬斯洛發搖了搖頭說。

「當然，是一個，不是兩個，」典獄長帶着官長相信自己聰明的神氣說。「跟我，走！」

露在小窗子口的老婦人的眼睛不見了，馬斯洛發到了走廊的當中，用迅速的小步子跟隨着典獄長。他們順石梯走下去，走過比女牢更惡臭更吵鬧的男牢，從每間房門上的小窗裏有目光跟着看他們；他們走進了辦公室，那裏已經有了兩個扛鎗的押送兵。坐在那裏的書記，給了兵士當中的一個人一件薰染了菸氣的公文，並且指了指女犯，說，「帶去。」這兵——紅麻臉的下城的農民，——把公文放在大衣袖口的摺層裏，微笑着，對他的伙伴、寬額骨的邱發施人①和女犯瞬了

① 屬於俄國的一種亞洲人——毛德。

一眼。兵士們和女犯下了階梯，走到大門口。

在大門上的小門打開了，兵士和女犯跨過小門的橫檻，走進院子，走出垣牆，走過城內的當中鋪石頭的街道。

車夫、店主、厨子、工人、官吏都停下來，好奇地望着女犯；有的搖搖頭，想着：「這是罪惡的——不是我們的那種——行爲所生的結果。」小孩們恐怖地望着女盜，並且，只是因爲有兵士走在她身邊，而她現在是什麼也不會做了，才覺得安心。一個鄉農，賣了煤，在飲食店喝了茶，走到她面前，對自己劃了十字，給了她一個戈比②，女犯臉上泛紅，垂了頭，說了什麼。

女犯感覺到注視在她身上的許多目光，沒有把頭側轉，偷偷地斜視那些看她的人，這種對她的注意令她高興。比牢裏清潔的、春天的空氣也使她愉快，但是不慣行走的穿着粗笨的囚鞋的腳，走在石頭上是痛苦的，她望望自己的腳，極力要儘可能地走得輕。在一個麵粉店的前面，有一些不爲任何人所傷害的鴿子搖擺地走動着，女犯從那裏經過時，幾乎有一隻腳碰上了一隻深藍色的鴿子；鴿子飛起來，撲動着雙翼，從女犯的耳邊飛過，向她颳了一陣風。女犯微笑了一下，然後，想起了自己的境遇，深深地嘆了口氣。

② 一個戈比是盧布的百分之一。——譯者。

女犯馬斯洛發的身世是很平凡的。馬斯洛發是一個未結婚的女婢養的，這女婢是跟着在鄉下的地主家裏做管牛婦的母親過活的。地主兩姐妹都是老處女。這個未結婚的女婢每年養一個孩子，——這在鄉下是尋常的事情——孩子受了洗，然後母親便不餵哺那不為人需要的、非所期望地出世的、妨礙工作的孩子，於是孩子不久便餓死了。

這樣地死了五個孩子。他們都受了洗，後來都不被餵哺，於是他們都夭折了。第六個嬰兒是女孩，是過路的催剛人①生的，假若不是因為兩個老處女當中的一個走進了牛房，爲了乳脂有母牛的氣味而要斥責管牛婦，——她的命運也是一樣的了。產婦帶着美麗健康的嬰兒躺在牛房裏。老處女一方面爲了乳脂的事，一方面爲了她讓產婦躺在牛房裏，早責了她，便要走開，但是看見了嬰兒，對她發生了同情心，自願做嬰兒的教母。她替嬰兒行了洗禮，後來，可憐自己的教女，給了牛乳和錢給小孩的母親，要她餵養小孩，於是小女孩活下來了。因此老處女叫她爲「救下來的」。

小孩三歲的時候，她的母親就生病死了。管牛婦老祖母感到孫女的拖累，於是老處女們把小

① 普通叫吉卜賽人。——譯者。

孩帶在自己身邊。黑眼的小女孩長得異常活潑可愛，老處女們都歡喜她。

兩個老處女：年輕的、較慈和的是蘇菲亞·伊發諾芙娜，她就是替女孩施行洗禮的，年長的、較嚴厲的是瑪麗亞·伊發諾芙娜。蘇菲亞·伊發諾芙娜給女孩穿好衣服，教她讀書寫字，希望使她成爲養女。瑪麗亞·伊發諾芙娜却說，女孩應該成爲女工、好婢女，因此她嚴厲，在她脾氣不好的時候，她責備、甚至毆打女孩。在這兩種不同的影響之下，這個女孩長大時，半是婢女，半是養女。她們叫她卡邱莎——這聲音沒有卡清卡好聽，也沒有卡戚卡普通，是在二者之間的。她縫紉、收拾房間、用白粉擦聖像、燒煮、打穀、煮咖啡，做輕巧的洗濯，有時和老處女們坐在一起，讀書給她們聽。

有許多人向她求婚，但她不願嫁任何人，覺得她和那些向她求婚的工人在一起的生活是難受的，她已被舒服的地主生活養嬌了。

她這樣地活到十六歲。當她過了十六歲的時候，老處女們的姪兒——一個年輕的大學生、有錢的公爵——來到她們家裏，卡邱莎愛上了他，却不敢對他也不敢對自己承認這個。兩年之後，這個姪兒上路去參戰時，順道來到他的姑母們家裏，住了四天，在離去的前夕，他誘惑了卡邱莎，在最後的一天，給了她一張一百盧布的鈔票，走開了。在他走後五個月，她確實知道她懷孕了。

從此以後，她覺得一切都是可恨的，她只想逃避那等待着她的羞恥，她不但是冷淡地疏忽地侍候老處女們，而且她自己也不知道，是怎樣地發生了這件事，——她忽然地脾氣爆發了。她對

老小姐們說了些她後來覺得懊悔的粗野的話，——並且要求下工。

老處女們，很不滿意她，讓她走了。她到警官家裏充當女僕，但只能在那裏住了三個月，因為警官、一個五十歲的老人、開始煩擾她。有一次，當他是特別有冒險進取精神時，她大怒了，叫他傻瓜和老鬼，並且那麼用力地推他的胸脯，把他推跌倒了。她因為粗野被趕走了。找事是無用的，她快要生產了，於是她住在一個賣酒的鄉下寡婦產婆的家裏。生產順利。但是產婆到了村上一個病婦家去接生，把產褥熱傳染了卡邱莎，於是男嬰兒被人送進了養育院，據送他的老婦人說，到了那裏，小孩就死了。

卡邱莎住在產婆家的時候，她的全部的錢是一百二十七盧布：二十七盧布是她自己掙來的，一百盧布是她的誘惑者給她的。她離開那裏時，只贖下六個盧布了。她不知道存錢，她自己花費，也把錢給一切向她請求的人。產婆向她索取了兩個月生活費——飯和茶——四十盧布，小孩的遣送費二十五盧布，產婆借去了四十盧布買牛，在衣服和物品上用了二十盧布，所以當卡邱莎復元時，她沒有錢了，她必須找一個工作。工作是在森林官家裏找到了。森林官是結過婚的人，但正和警官一樣，在第一天就開始糾纏卡邱莎。卡邱莎討厭他，極力逃避他。但他比她更有經驗，更狡猾，尤其是，他是主人，他能够差遣她到他要她去的地方去，於是，等到了時機，他便佔有了她。太太發覺了，並且有一次她看見丈夫單獨和卡邱莎在房裏，便動手打她。卡邱莎沒有屈服，於是發生了互毆，結果是她未得工資就被趕出屋了。後來卡邱莎進了城，住在城裏的姨媽家。姨父是個釘書匠，從前生活很好，但現在失去了所有的顧主，並且酗酒，把到手的一切都在酒上

花掉了。

姨母開了一爿小洗衣店，靠這個養活自己和小孩子們，並維持着墮落的丈夫。姨母要馬斯洛發在洗衣店裏工作。但是看到姨母家裏洗衣婦人們的辛苦生活，馬斯洛發遲疑了，她在登記處去找女僕的工作。在一個女太太家找到了工作，女太太和兩個兒子、中學生同住。在她上工的一星期後，年長的有鬚髯的讀第六班的中學生拋開了功課和馬斯洛發糾纏，使她不得安寧。母親認為過失全在馬斯洛發，把她辭歇了。

新的工作沒有找到，但是發生了這樣的事，馬斯洛發到了介紹傭工的登記處，在那裏遇到一個在肥胖的光手臂上戴了手釧、在許多手指上戴了指環的太太。這位太太知道了找事的馬斯洛發的情形，把自己的地址給了她，要她到她那裏去。馬斯洛發到她那裏去了。這位太太慇懃地接待她，用包子和甜酒款待她，並且派她的女僕送了一封便函到什麼地方去。晚間一個高大的、有白長髮和鬚鬚的人走進房來；這個老人立刻坐在馬斯洛發旁邊，微笑着，把發亮的眼睛望着她，和她調笑。女主人把他叫到另外一間房裏去，馬斯洛發聽到女主人說：「嬌嫩的，鄉下來的。」後來女主人把馬斯洛發叫去，說他是一位著作家，說他有很多的錢，假若他歡喜她，他什麼都不會吝惜的。她使了他歡喜，於是這個著作家給了她二十五盧布，許諾了常常來看她。錢很快地花完了，付了她在姨母家的食宿費，買了新衣服、帽子、和緞帶。幾天之後，著作家又派人來找她。她去了，他又給了她二十五盧布，要她搬進一個單獨的住宅。

住在著作家所租的住宅裏，馬斯洛發愛上了一個住在隣舍的年輕的快樂的店員。她親自向著作家說明了這個，於是她搬進了一個單獨的小住宅。這個店員，應許了娶她，却什麼也沒有向她提起，就到尼示尼省去了，顯然是拋棄了她，於是馬斯洛發又獨自過活了。她想獨自住在宅子裏

，但是別人不容許她。警察分局向她說，只要她領到黃色執照①，受了檢查，她便可以這麼居住。於是她又去到姨母家裏。姨母看到她身上的時髦衣服，斗蓬和帽子，恭敬地接待她，不敢再要她做洗衣的工作，認為她現在是過高級生活的人了。馬斯洛發現在已經沒有了不做洗衣女工的問題。她現在同情地看前面房間裏那些蒼白瘦臂的洗衣女工們所過的辛苦生活，她們當中有的已經得了肺病，她們在三十度的、有肥皂氣味的、冬夏都開着窗子的房裏洗滌，熨燙，並且想到她也許要做這種苦役，就覺得恐怖了。

就在這個時候，在馬斯洛發特別困難的時候，一個保護人也不出現的時候，有一個替妓院找姑娘的鴇母發現了馬斯洛發。

馬斯洛發早就吸煙了，在她和店員同居的最後期間、以及在他拋棄了她之後，她更加漸漸學會了飲酒。酒吸引她，不只是因為她覺得酒味好，而酒吸引她，主要的是因為酒使她能够忘却她所經歷的一切痛苦，給她解脫，使她信任自身的美德，沒有酒，她便不能如此。沒有酒，她便總是頹喪、羞慚。

鴇母宴請了姨母，並且灌醉了馬斯洛發，勸她去住城中最好的、華麗的屋子，向她舉出了這種地位的一切利益和特權。馬斯洛發所選擇的，或者是婢僕的低賤的地位，並且準有男性的追求和暫時的秘密通姦；或者是安全、穩定、合法的地位，和公開的、法律承認的、有好報酬的、經常的通姦；她選擇了後者。此外，她想藉此報復她的誘惑者、店員、和一切損害過她的人。還有一個理由引誘她作最後決定的，就是鴇母向她說，她可以替自己定做她所要穿的任何樣式的衣服——天鵝絨的、綢的、緞的、低領無袖的舞服。當馬斯洛發設想自己穿着淡黃色鑲黑天鵝絨邊的

網衣服——低領的衣服——的時候，她不能堅持而拒絕執照了。當天晚上，鴿母叫了一輛馬車，把她帶到著名的基塔也發妓院去了。

從那時候起，馬斯洛發開始了那種違反上帝和人類戒律的長期犯罪的生活，這生活是成千成萬的婦女過着的，不僅得到了關懷人民福利的政府的許可，而且受到它們保護，這生活對十個女人中的九個是以痛苦的疾病、先衰、早死作結束的。

在夜晚的縱酒之後是上下午的深眠。在三四點鐘，從醒醒的床上疲倦地起來，炭酸水和過量的飲咖啡，穿着化裝服、短上衣、睡衣在房間裏懶散的徘徊，從窗簾裏面看窗子，無力的互相吵罵；然後洗濯，在身體上和頭髮上塗膏油，打香水，試衣服，爲了衣服和鴿母爭吵，在鏡子裏觀看自己，修飾面孔，眉毛，甜的豐富的飲食，然後穿起露出身體的、艷麗的綢衣服；然後走進陳設華麗的、燈火明亮的客廳；客人來臨，音樂，跳舞，甜食，酒，吸煙，以及和老人、青年、中年、大孩子、殘廢的老人、單身的、結婚的、老闆、店員、阿米尼亞人、猶太人、韃靼人、富人、窮人、健康的人、帶病的人、醉酒的人、清醒的人、粗野的人、文雅的人、軍人、官吏、大學生、中學生——和各種各樣階級、年齡、性格的人姦淫。從晚間到天明、喊叫與笑話，呼號與音樂，雪茄與酒，酒與雪茄，音樂，一直到早晨才有自由與酣睡。每天如此，每週如此。每週末去到政府機關——警察分局，那裏有爲公家服務的官吏，男醫生，有時莊重，嚴厲，有時帶着遊戲的輕薄，毀滅着天地所賜的、爲了不僅防範人類而且防範畜牲去犯罪的羞恥之心，檢查這些婦女，發給她們繼續犯這種罪惡的執照，這些罪惡是她們與共犯們整週地做着的。這樣的一週又一週。不論冬夏，不論是在平日還是假日，每天如此。

馬斯洛發這樣地過了七年。在這個期間她換過兩家妓院，住過一次醫院。在她入妓院的第七

• 活 復 •

年，在她初次墮落之後的第八年，在她二十六歲的時候，她發生了一件事情，因此她被下獄，在監獄裏和殺人犯盜賊們住了六個月，現在她被解往法庭。

3

當馬斯洛發爲長途行走所疲勞，跟護送兵走到地方法院的房子時，她的女養育人的姪兒，就是那個誘惑她的德米特銳·伊發諾維支·聶黑流道夫公爵，還睡在有羽毛床墊的、彈簧的、高高的、滾皺了的床上，解開了清潔的在胸口有熨褶的麻紗睡衣的領子，吸着煙捲。他把不動的眼睛望着前面，想着今天要做的事和昨天的事。

想起了昨天晚上在富而著名的考爾恰根家，大家都以爲他要娶他的女兒，——他嘆了口氣，拋掉吸完的煙尾，想從銀煙盒裏再拿一支，但是改變了意思，從床上垂下光滑的白腿，穿上拖鞋，在豐滿的肩頭披上綢化裝衣，踏着迅速沉重的脚步，走進臥房隔壁的，瀰漫着補藥、科侖香水、髮膠、香水的好氣味的化裝室。在這裏他用特種的牙粉刷了鑲補多處的牙齒，用芳香的漱口劑漱了嘴，然後他開始洗身上各部分，用各樣手巾擦。用香皂洗了手，用刷子仔細地擦了長出的指甲，在大理石洗盆裏洗了臉和胖頸子，他走進第三間房，那裏設備了洒浴器。用冷水洗遍了有肌肉的、肥胖的白身體，用毛巾擦乾後，他穿上清潔的熨平的襯衣，光亮如鏡的皮靴，坐到化裝台的前面，用兩把小刷子刷鬆曲的小黑鬚髭、和額前稀疏的鬚髮。

他所用的——屬於化裝室的東西：麻布襯衣、衣服、鞋、領帶、扣針、鈕扣，——都是最上等的最好的質料，樸素、簡單、耐久、昂貴。

從十種領帶和領帶扣針中拿了那最先碰到手的——這都曾經一度是新的可愛的：現在是全然

無所謂了——聶黑流道夫穿了刷過的準備着在椅子上的衣服，雖不十分清新却乾淨而有香氣，走進了昨晚三個用人擦過的，鑲木地板的長飯廳，那裏有大橡木的餐具櫥，和同樣的可伸縮的，伸開的桌腿雕成獅蹄形的，有莊嚴氣派的大桌子。這個桌子上鋪了細緻的、漿過的、有巨大姓名首一字母的枱布，在上邊有裝了香咖啡的咖啡壺、銀糖缸、裝了煮沸的乳脂的乳脂把杯，和盛了新鮮麵包捲、乾麵包、與餅乾的籃子。在餐具的旁邊有來信、報紙、和新近的一期 *Revue des deux Mondes*。（「兩世界評論」）

聶黑流道夫剛要看信的時候，從那道通走廊的門裏搖擺着走進來一個肥胖、年大、着喪服的婦人，她頭上的花邊的小帽，遮着分開的頭髮之間的細紋路。這是亡婦的——新近在這個住宅裏逝世的聶黑流道夫的母親的女僕——阿格拉菲娜。彼得羅芙娜，她現在留在這裏做女管家。

阿格拉菲娜。彼得羅芙娜和聶黑流道夫的母親在國外先後住了十年光景，具有貴婦的外貌和態度。她自幼就住在聶黑流道夫家，在德米特銳·伊發諾維支還叫作米清卡的時候就認得他。

「早安，德米特銳·伊發諾維支。」

「您好，阿格拉菲娜。彼得羅芙娜。有什麼事嗎？」聶黑流道夫玩笑地問。

「不知道是公爵夫人，還是公爵小姐來了一封信。女用人早就帶來了，她在我那裏等着呢，」阿格拉菲娜。彼得羅芙娜，交遞着信，富有含意地微笑着說。

「好，馬上就好，」聶黑流道夫接着信說，他注意到阿格拉菲娜。彼得羅芙娜的笑容，皺了皺眉。

阿格拉菲娜。彼得羅芙娜的笑容的意思是說信是考爾恰根基娜公爵小姐那裏來的，阿格拉菲娜。彼得羅芙娜認為聶黑流道夫要娶她。而阿格拉菲娜。彼得羅芙娜的笑容所表現的這個假定却